



魏元宣

民國十六年十月五日

安徽省壽縣

國防管理學校畢業

特種考試乙、丙等及格

經歷／

國軍第七屆軍事著作金像獎人事類評審委員

現職／軍中聘雇人員

作品／

雪夜入蔡州（曾獲國軍文藝「金像

獎」競賽佳作）

重耳復國

國劇劇本佳作 魏元宣

劇情說明

春秋時，晉國大亂，公子重耳出奔，文武多人隨行，遍歷翟、齊、楚、秦諸國，備嘗艱苦困難。君臣等志在復國靖亂，重安社稷，奮鬥迄不稍懈。

重耳自幼謙恭下土，夙具賢名，十七歲時，以文事狐偃，師事趙衰，凡朝野知名人士，無不納交，故隨其出奔之臣，皆為一時俊彥，在患難之中，益堅志節。最後賴輔弼賢能，得道多助，及國內人心歸向，卒完成大業，歸國踐位，是為文公。

文公在齊時，齊桓公妻以宗室之女，曰齊姜，夫妻恩愛非常。隨行狐偃、趙衰等臣，恐文公貪戀女色，苟安惰志。一日在城外桑林深處，共議以狩獵為名，誣文公另投他邦而去。不料被夫人齊姜之侍女，在林外聞知，回宮將情形稟告夫人。

次日狐偃進宮，被夫人說破其謀，狐偃當下大驚。夫人告之曰：「吾當割閨房之愛，以助汝成，並成公子之志。」狐偃感激拜謝。

是晚夫人置酒宮中，親自進觴，文公未解其意，開懷暢飲，至於酩酊大醉。夫人即召狐偃、魏雙、顛頡等，

將文公裹以錦衾，載上車輦，連夜奔出齊境。同往秦國借兵，以圖規復大計。
 晉國上卿欒枝，以新君懷公性多猜忌，擅殺大臣，寵信奸佞，百姓胥怨，群臣不服。爲了挽救國運，遂遣其子欒盾奉迎文公歸國。文公應天順人，乃渡黃河，斬守將鄧悝，經廬柳，入曲沃，返絳都嗣位，大修國政，遂爲五伯之一。

人物表 (以出場爲序，穿戴附後)

主要脚色：

欒枝——正淨
 呂省——武淨
 卻芮——丑
 晉懷公——丑
 狐突——老生
 欒盾——武生
 重耳——小生
 齊姜——青衣
 小玉——刀馬旦
 魏雙——副淨
 顛頡——武丑
 先軫——武生
 狐偃——老生

次要脚色：

士會——老生
 梁繇靡——副淨
 韓簡——老生
 四太監(晉懷公)
 二太監(晉懷公)
 二武士(晉懷公)
 四宮女(齊姜)
 八女兵(小玉)
 趙衰——老生
 介子推——老生
 二太監(齊姜)
 二車夫(重耳、齊姜)
 鹿形
 虎形
 兔形
 黃門官(晉懷公)
 四龍套(呂省、卻芮)
 四下手(呂省、卻芮)
 二副將(呂省、卻芮)
 四龍套(重耳)

分場提要

- 第一場：晉懷無道
- 第二場：忠良憂國
- 第三場：深宮咏懷
- 第四場：從臣約聚
- 第五場：郊外行獵
- 第六場：桑林聚議
- 第七場：侍女報信
- 第八場：狐偃進宮
- 第九場：設宴行計
- 第十場：黃夜離齊

四上手（重耳）
探子（重耳）
探子（呂省、卻芮）

- 第十一場：狼狽爲奸
- 第十二場：誤投網羅
- 第十三場：重耳回軍
- 第十四場：廬柳慶兵
- 第十五場：設計破敵
- 第十六場：虎將逞威
- 第十七場：受浮納歎
- 第十八場：失民者亡
- 第十九場：復國踐位

第一場 晉懷無道

（樂枝、士會、梁絲靡、韓簡、呂省、卻芮上）
樂枝：（白）護國上卿樂枝。
士會：（白）大司空士會。
梁絲靡：（白）上大夫梁絲靡。
韓簡：（白）右司馬韓簡。
呂省：（白）中大夫呂省。
卻芮：（白）下大夫卻芮。
樂枝：（白）列位大夫請了。
士、梁、韓、呂、卻：（同白）請了。

樂枝：（白）主公升殿，你我分班伺候。
士、梁、韓、呂、卻：（同白）請！（分下）

（四太監、二大太監、晉懷公上）
晉懷公：（引子）卽位絳都，每日裡，道寡稱孤。（大座）

（樂枝等兩邊上）

樂枝等：（同白）臣等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衆卿平身。

樂枝等：（同白）千千歲。

晉懷公：（詩）昔年為質在秦邦，冷落寡歡受淒涼。而今得為千乘主，行樂不負好時光。

（白）孤，晉侯，姬圍。卽位以來，已有數月，怎奈國人無不思念重耳，真乃令人可惱！因此也曾詔示國人，凡有跟隨重耳出奔在外者，限期三月，俱要召回。若敢不遵，祿籍除名，丹書註死，父子兄弟連坐不赦。呂、卻二卿！

呂、卻：（白）微臣在。

晉懷公：（白）這檔子事情，可辦得怎麼樣啦？

呂、卻：（同白）啓稟公主，如今限期已到，並無一人回來。

晉懷公：（白）並無一人回來？這還了得！二位愛卿！

呂、卻：（同白）臣。

晉懷公：（白）你二人可有甚麼好主意啊！

呂省：（白）依微臣之見，須有一家大臣，德高望重者，首先奉詔，他人才好照樣行事。

晉懷公：（白）但不知那家大臣可當此任呢！

呂省：（白）此事非老國舅狐突不可。

晉懷公：（白）老國舅麼……

卻芮：（白）臣啓主公，想狐老國舅乃三朝元老，德高望重，他子狐偃，有將相之才，久隨重耳在外，不可不防。微臣也曾勸過老國舅，要他修書召還，怎奈老國舅執意的不肯，內心令人難測，還望主公定奪。

晉懷公：（白）竟有這等事情！就命卿家傳旨，宣老國舅前來見駕。

卻芮：（白）遵旨。（至台口）嘿！嘿！全憑三寸舌，打動主公心。（下）

樂枝：（白）臣啓主公，適才卻大夫言道，狐老國舅不肯修書，便懷不測之意，此言差矣，想狐老國舅一生忠

心耿耿，如今年高八十，告老在家，不問國事，想是有的，斷無不測之意。

晉懷公：（白）好！孤也但願如此，你且退下。

呂省：（白）啊！老將軍雖然所見不差，但有一件。

樂枝：（白）那一件？

呂省：（白）老國舅父子，乃重耳之至親，只怕其心難以預料。

樂枝：（白）呂大人！聽你之言，分明懷有奸謀。

呂省：（白）老將軍！言重了。

樂枝：（白）如今主公初登大寶，你我為大臣者，就該事君以忠，豈可狼狽為奸，陷害忠良，如此則晉國江山

危矣！

呂省：（白）下官並無此意，老將軍休要多疑。

樂枝：（白）主公！臣有一本當面啓奏。

晉懷公：（白）卿家有本奏來。

樂枝：（白）主公啊！（唱西皮原板）主公須要寬宏量，細聽老臣說端詳；老國舅素為人敬仰，赤胆忠心保先

王。呂大夫信口亂胡講，分明奸謀腹內藏。老臣識破其中意，豈能容他亂朝綱。當殿一本來奏上，還望

主公作主弟。

（白）呂、卻二位大夫分明有陷害老國舅之意，主公不可聽信其言。

士、梁、韓：（同白）老國舅乃我朝忠良之臣，請主公要三思而行。

晉懷公：（白）衆位卿家休得多言，少時等他到來，孤自然問個明白。

樂、士、梁、韓：（同白）謝主公！

（卻芮上）

卻芮：（白）奉了主公命，召來告老臣。（上殿）臣啓主公，奉命召來狐老國舅，現在殿外候旨。

晉懷公：（白）宣他上殿。

卻芮：（白）遵旨！（至台口）狐老國舅上殿哪！

狐突：（內白）領旨。（上唱流水）將身來在銀安口，老淚連連說從頭，驪姬爭寵起禍首，太子申生一命休。

重耳避難異國走，里克專權血橫流；兩弒幼主國無後，迎來壹吾坐絳州，擅殺大臣殘骨肉，傳位子圍禍

延留。到如今君昏臣愚國難久，怎不教年邁人心中來擔憂。今日裡奉召把本奏，怕的是老狐突一命要罷

休。是與不是銀安走。（上殿，接唱散板）只稱千歲不叩頭。（朝上打躬介，白）老臣狐突見駕來遲，望祈恕罪！

晉懷公：（白）見駕來遲，到沒有什麼關係。狐來問你，你兒子狐偃，他回來了沒有？

狐突：（白）兒子未曾回來。

晉懷公：（白）孤王有旨，限期召回，你知道不知道啊？

狐突：（白）老臣焉有不知之理。

晉懷公：（白）聽你之言，是故違君命囉？

狐突：（白）非是老臣不奉詔命，自古道忠臣不事二主，臣子狐偃久隨公子重耳，他不回來，乃盡其為臣之道

耳。他若回來，便是背叛故主，有了二心，漫說老臣不要這個不肖之子，就是主公也難容這不忠之臣。

晉懷公：（白）老國舅！你好一張利口，難道說你就不怕死了嗎？

狐突：（白）老臣只怕為臣者不忠，為子者不孝，這死麼……（唱西皮散板）人死不可再復生，貪生惜命是常

情。老臣今日畏一死，屈節偷生怎為人。縱然一死捨性命，也不願君不君來臣不臣。

晉懷公：（白）啣！（唱西皮散板）聽一言來怒氣生，竟敢臣子欺君臣。內侍與他上了網，綁赴法曹問斬刑。（

白）推出斬了！

樂枝：（白）且慢！臣啓主公，老國舅年邁昏庸，言語冒犯，萬主公念其昔日功勞，開恩饒其不死。

晉懷公：（白）縱容其子，不奉詔令，當面頂撞孤家，定斬不赦！

（二武士上，與狐突上綁介）

晉懷公：（白）呂、卻二卿！命你二人將狐突押赴市曹，斬首示衆，看誰還敢有此大胆！

樂、士、梁、韓：（同白）主公開恩饒恕。

晉懷公：（白）都與我掙下殿去！

呂、卻：（同白）遵旨。

晉懷公：（白）退班！

（晉懷公下，衆太監、樂枝、士會、梁絲靡、韓簡同下）

卻芮：（白）老國舅！您這麼大的歲數啦！說話幹嘛不留著點哪！

呂省：（白）你早聽我二人之言，何至今日。

狐突：（白）呸！（唱西皮散板）開言大罵狗奸黨，逢君之惡害忠良。老夫一死為社稷，留與後人作榜樣。來

來來我把法場上，是非事大捐軀何妨。

（二武士推狐突下）

卻芮：（白）這倒好！他先走啦！咱們也跟著去吧！

（呂省、卻芮下）

第一場 忠良憂國

(樂枝上)

樂枝：(唱西皮原板) 剛才間在朝房一番爭論，料不想老國舅被問斬刑。歎晉國朝政衰綱紀不整，君不君臣不臣，敗亡之徵。將身兒來至在書房坐定。(外場坐介) 右也思右也，想不得安寧。

(白) 想當年我朝不幸，二五作亂，驪姬肇禍，太子申生被害身亡，公子重耳出奔在外，連年骨肉相殘，只為爭奪儲位。如今新君初立，不修國政，擅殺大臣，寵信奸佞。眼看人民胥怨，只怕江山難保。

(唱西皮原板) 這幾載我國中爭奪不寧，全不顧眾百姓望治情殷。(樂盾暗上) 君無道怕的是百姓怨恨，失黎民怎能臨抗拒強鄰。一旦間有敵國興兵犯境，只怕錦江山難以保存。為此事倒教我憂心不定，必須要思良策扭轉乾坤。

(白) 事到如今，倒使我想起公子重耳來了！好一位賢德的公子，自幼勤政愛民，仁德布於天下，今日若是重耳為君，朝中何至如此。

樂盾：(白) 爹爹！

樂枝：(白) 啦！我兒！你到此何事？

樂盾：(白) 適才爹爹之言，孩兒俱已聽到。兒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樂枝：(白) 我兒有話，不妨講來。

樂盾：(白) 爹爹容稟。孩兒久聞人言，公子重耳，愛民如子，當年太子被害，主公晏駕，就該嗣立為君。如今出奔在外，爹爹何不迎其歸國，掃除奸黨，重整朝綱，乃國家之幸也。

樂枝：(白) 怎可輕易如此。

樂盾：(白) 常言說的好，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爹爹若不及早而行，只怕呂省、卻芮兩個奸賊，做出對爹爹不利之事，那時反為不美。

樂枝：(白) 這個……(拈鬚沉吟)

樂盾：(白) 自古為大臣者，以扶保社稷為主，以宏濟蒼生為重，昔日伊尹放太甲，周公伐管蔡，皆聖賢之所為，爹爹豈不聞之。

樂枝：(點頭介，白) 我兒之言，不無道理……(起唱二六) 我的兒一旁把話論，言語打動我年邁人。也是我晉國遭不幸，禍亂連年直到如今。君王不圖挽國運，奸臣當道亂胡行。(轉流水) 看起來要把江山整，只有迎回公子重耳來為君。勤政愛民以堯舜，萬方擁戴應人心。我將主意來拿定。再與我兒說分明。

樂 盾：(白)爹爹主意已定，如有差遣，孩兒願從。

樂 枝：(白)公子重耳，出奔多年，聞聽人言，已在齊國招親，我兒可從齊國都城，打聽下落。趁此新君尚未改元告廟，要他早日回來，撥亂除奸，復興晉室，為父的當率領舊日的臣僚，共迎賢主歸國。

樂 盾：(白)只是孩兒此去，無以為憑，怕公子不肯相信。

樂 枝：(白)不妨！待為父修書一封，付與我兒。只是要一路小心。

樂 盾：(白)兒遲命！

樂 枝：(白)為父去至後面修書，我兒明日即好啟程。隨我來！

樂 盾：(白)是。(唸)爹爹修書信。

樂 枝：(唸)我兒即登程。

(同下)

第三場 深宮咏懷

(重耳上)

重 耳：(引子)身居異國，懷故土，大好山河。(外場坐)

(詩)杜宇枝頭喚，聲聲不如歸。若遂平生願，高奏凱歌回。

(白)孤！晉公子重耳，只因國亂，來到齊邦。多蒙他國先君，將公主齊姜許配婚姻，伉儷數載，倒也十分恩愛。只是客地非福地，他鄉非故鄉，如今路阻關山，歸期難料，每思宗廟社稷，緬懷先人廬墓，好不傷感人也！

(唱西皮慢板)晉重耳在深宮自思自忖，想起了當年事好不傷情。我父王寵驪姬小人得進，施毒計害死了太子申生。為避禍我只得逃離國境，心悲痛意慌亂孤雁亡群。蒙齊君許婚姻棲身有定，怎奈我思故土愁眉難伸。

(白)我日居深宮，未出城廓一步，也不知狐偃、趙衰、衆位卿家，怎麼樣了？

(唱西皮原板)想當年倉皇離國境，衆卿係我登路程。途中飢餓苦難忍，子推割股來奉君。生受此情心耿耿，日後歸國加封贈。

(白)並非我貪圖歡樂，苟安情志，怎奈時機不利，壯志難伸也！

(唱西皮搖板)時機不到暫容忍，未嘗一日忘此心。待將良策安排定，霹靂一聲乘風雲。

(四宮女、小玉、引齊姜上)

齊姜：(唱西皮搖板)梳妝罷輕移步前庭來到，春風動瓊枝搖柳媚花嬌。

(四宮女、小玉、齊姜同進門)

(重耳起迎)

重耳：(白)夫人來了，請坐。

(分坐介)

小玉：(京白)參見公子！

重耳：(白)罷了！

小玉：(京白)謝公子。

重耳：(白)夫人不在後宮，來到前庭，定有所為？

齊姜：(白)妾身梳妝已畢，獨坐後宮，甚是無聊，信步來到前庭，特來看望與你。

重耳：(白)多謝夫人，何必多禮！

齊姜：(白)如今春光大好，天氣晴和，你我日居深宮，難免悶倦，不如去至郊外一遊，一來踏青，二來也好

教小玉他們射獵一番。

小玉：(京白)公子爺！您要是前去的話，我一定打些飛禽走獸向您討賞。

重耳：(白)難得夫人有此雅興。

齊姜：(白)非是妾身有此雅興，有道是：一年春光容易過，人生能得幾少年！

重耳：(白)啊！人生春光容易過，人生難得幾少年！(感觸介)夫人你……言之有理……但不知何時前往

？

齊姜：(白)明日早去早回！

重耳：(白)但憑夫人吩咐，卑人理當奉陪。

齊姜：(白)公子不必太謙。公子啊！

(唱二六轉流水)公子何必禮太謙，妾身言來聽根源。佳偶從來天註定，我與你千里良緣一線牽，我愛

你相貌欽奇男兒漢，我愛你鸚鵡情深意纏綿。我憐你離國出奔家鄉遠，我憐你遠別臣民意少歡。趁此春

光多絢爛，相伴你踏青射獵走一番。

重耳：(白)夫人！

(唱西皮搖板)聽過夫人一席言，重耳心中才瞭然。如此情深實可感，明日郊外走一番。

(白)夫人如此厚愛，卑人當面謝過。(作揖介)

齊姜：(還禮，白)你我夫妻，何必多禮。(轉面)小玉！

小玉：（京白）有！
齊姜：（白）吩咐人馬車輛早作準備，明日早行，不得有誤。
小玉：（京白）遵命！
齊姜：（白）正是：要知春消息。
重耳：（白）去作春遊人。
（同下）

第四場 從臣約聚

狐偃：（唱西皮原板）堪嘆晉國遭不幸，謀嗣奪嫡亂紛紛。太子被害喪了命，公子重耳應為君。君臣避禍數年整，復國之事常排心。

（白）下官，狐偃。晉國人氏，與文武多人，保定公子來到此地，實指望齊國的兵強國盛，齊侯又是一方霸主，若肯仗義援助，定能復國靖亂，重安社稷。不想齊侯一病身亡，他國久亂不已，本當與公子另投他邦，怎奈公子又在此處招親，日居深宮，君臣難得相見。因此約定子餘與武子等，在十里長亭相見，同往郊外，謀一良策。看天色不早，就此前往。

（唱西皮搖板）重耳仁德應為君，但願早日把功成。邁開大步往前奔，（圓場）不覺來到十里長亭。

（白）遠遠望見子餘等來也！
（趙衰、魏雙、顛頡、先軫、介子推上）

狐偃：（白）子餘！你們都來了。

趙衰：（白）我等一步來遲，有勞國舅等候。

狐偃：（白）這倒無妨！

魏雙：（白）國舅相約我等，不知為了何事？

狐偃：（白）有一樁大事，要與列位相商，只怕此處來往行人甚多，不是講話之所。

先軫：（白）離此不遠，山坡之後，有一桑林，甚是幽靜，何不一同前往。

狐偃：（白）如此甚好，煩勞帶路。
先軫：（白）遵命！列位隨我來！
（同下）

第五場 郊外行獵

(八女兵上，大邊站斜一子)

(小玉上，走邊，身段介)

小玉：(詩)紅粉女多嬌，刀槍武藝好。戎裝添撫媚，雙鬢不須描。

(京白)我！小玉。齊國公主駕前侍女的便是。只因公主要往郊外踏青射獵，因此率領衆女兵在此候駕

，準備一同前往。衆女兵！

八女兵：(同白)有！

小玉：(京白)侍候了。

八女兵：(同白)遵命。

(同歸大邊)

重耳：(內唱西皮倒板)出城廓登陽關來到郊外。

(四宮女、二太監、二車夫、重耳、齊姜，乘車上)

齊姜：(唱西皮原板)沐春風迎曉日游日驕懷。

(小玉率八女兵施禮迎接介)

(同扯四門)

重耳：(唱西皮原板)遠山邈平野濶曲水映帶，

齊姜：(唱西皮原板)探群芳尋幽勝邈迤而來。

重耳：(唱西皮原板)桃綻蕊柳舒眉蜂戀蝶愛，

齊姜：(唱西皮原板)男耕女作紡織融睦和諧。

重耳：(唱西皮原板)觀不盡好春光令人喜愛，

齊姜：(唱西皮散板)再前往觀射獵更洽君懷。

(同下，原人連場上)

小玉：(京白)來到荒郊。

齊姜：吩咐撤下圍場。

小玉：(京白)衆女兵！撤下圍場。

(重耳、齊姜上高台，二車夫下)

齊姜：（白）小玉過來，吩咐下去，今日射獵，如有射獲十禽者，賞宮花一對，獲二十禽者，賞彩緞一疋，倘若打得珍禽異獸，另有重賞，不獲者定責不貸。

小玉：（京白）遵命！（轉向外）眾女兵聽著！公主有命，你等有獵獲十禽者，賞宮花一對，獲二十禽者，賞彩緞一疋，打得珍禽異獸，另有重賞，不獲者定責不貸。爾等定要人人奮勇，各顯其能。

（鹿形、虎形、兔形等上）

（小玉與眾女兵射獵介）

（檢場人持鳥形於下場門）

二宮女：（京白）小玉姐姐！這是甚麼鳥啊？如此可愛。

小玉：（京白）在哪裡？

二宮女：（京白）在那裡！

小玉：（京白）乃是一隻錦雉，待我射來，獻與公主。

（小玉挽弓射錦雉介）

（檢場人持鳥形下）

小玉：（京白）射中了沒有？

二宮女：（京白）帶箭而逃。

小玉：（京白）你等快去追趕。

二宮女：（京白）遵命。（下）

小玉：（京白）射獵已畢，請駕回宮。

（重耳、齊姜下高台）

重耳：（唱西皮散板）觀罷射獵心歡唱。

齊姜：（唱西皮散板）女流個個武藝強。

重耳：（唱西皮散板）吩咐車輛忙走上，

（二車夫上，重耳、齊姜同乘車）

齊姜：（唱西皮散板）踏花歸去馬蹄香。

（同下）

第六場 桑林聚議

(二宮女上)

宮女甲：(京白)眼見錦雉帶箭飛來，怎麼追到此處，就看不見了吶？

宮女乙：(京白)姐姐！你看那旁有一桑林，想必錦雉飛到裡面躲藏了起來，我們進去找找看去！

宮女甲：(京白)言之有禮，妹妹隨我來！

(二宮女進桑林介)

宮女乙：(京白)好大的一片桑林啊！

宮女甲：(京白)妹妹，你我分頭尋找。

(二宮女分兩邊尋找介，仍歸台口)

宮女乙：(京白)姐姐！怎麼找尋不到啊？

宮女甲：(京白)是啊！我也未曾看到，要是找不到的話，只怕小玉姐姐是要見怪的呀！

宮女乙：(京白)這可怎麼好啊？

(二宮女著急介)

狐 偃：(內白)先將軍！好大的一片桑林。

宮女乙：(京白)姐姐！你聽到沒有，那旁有人來啦！

宮女甲：(京白)甚麼人到此，這曠野荒郊，可多有不便，咱們只好先躲上一躲吧！

宮女乙：(京白)只好如此了。

(二宮女虛下)

先 軫：(內白)諸位！隨我來！

(先軫、介子推、顛頤、魏雙、趙衰、狐偃上)

狐 偃：(白)看此處樹木深深，正是講話之所。

先 軫：(白)那旁有一土台，國舅與子餘請坐。

狐 偃：(白)列位呢？

先 軫：(白)我等無妨站立。

狐 偃：(白)怎好如此？

先 軫：(白)國舅何必計較，一同商議大事要緊。

狐 偃：（白）既是將軍如此言講，子餘！你我只好告坐了吧！

魏 雙：（白）狐偃、趙衰同坐，魏雙、顛頤、先軫、介子推分立！

狐 偃：（白）國舅！有甚麼大事，現在可以說了吧！

魏 雙：（白）列位大人！我等不辭千辛萬苦，跟隨公子來到齊國，卻是為何？

狐 偃：（白）國舅怎麼問起此話來了，想你我乃是為了借兵復國，重返絳都，掃平禍亂，扶保公子登基，才往齊國而來。

狐 偃：（白）老將軍念念不忘復國，一片丹心，令人敬佩！只是如今齊國不同往日，借兵之計，是難以如願的了。

魏 雙：（白）依某看來，復國之事，何必依靠他人，以公子的仁德，國舅與子餘的韜略，顛將軍與先將軍的武藝超群。老夫不才，也還上山打得猛虎，下海擒得蛟龍，只要重回國土，那些舊日的臣民，怕不望風而歸。如有不明是非者，那怕他是銅頭金鋼，鐵臂羅漢，老夫也要叫他落得個逆夫而亡。

狐 偃：（白）老將軍所見雖然不差，只是公子日居深宮，君臣不能相見，如何是好？

魏 雙：（白）這個……國舅相約我等，莫非就是為了此事嗎？

狐 偃：（白）正是！不知老將可有高見？

魏 雙：（白）談到這個麼，我就無有主意了。

狐 偃：（白）子餘有何良策？

趙 衰：（白）看來只有設計誑駕，不知國舅意下如何？

趙 衰：（白）請問計將安出？

趙 衰：（白）趁此春暖花開，國舅明日進宮，以約請公子郊外射獵為名，想來斷無推辭之理，只要公子應允，君臣自然相見。

介子推：（白）只怕夫人得知，她乃婦道人家，為了夫妻之情，定然攔阻。

趙 衰：（白）全仗國舅相機而行，此事必須瞞過夫人才好。

魏 雙：（白）只要你們能把公子請了出來，牽上車輦，由老夫執轡駕御，給他一個快馬加鞭，離開齊國這個地方，不就結了嗎？

趙 衰：（白）還是老將軍乾脆。

魏 雙：（白）乾脆倒是乾脆，要到甚麼地方去，可得事先說個明白。

趙 衰：（白）此事還須國舅作主。

狐 偃：（白）依我看來，非秦即楚，方為上策。

魏雙：（白）非秦即楚？不是回晉國？啊！這算不了甚麼上策。

介子推：（白）老將軍不必爭論，只要請出公子，那時再作商議，也還不遲。

魏雙：（白）好！這倒使得。

狐偃：（白）計議已定，明日照計而行。

（狐偃、趙衰起坐）

狐偃：（唱西皮搖板）今日計議在桑林，他年俱是開國臣，列位歸去要謹慎。

趙、魏、顛、先、介：（同接唱）莫把機關洩與人。

（同下）

（二宮女上）

宮女甲：（京白）妹妹！妳聽到了沒有？

宮女乙：（白）聽到甚麼？

宮女甲：（京白）剛才那個甚麼國舅，要明天進宮去，誑騙公子前來踏青射獵，然後由那個大嗓門，說話哇哩哇

啦的，叫甚麼來著？老……老叫驢？

宮女乙：（京白）哎！人家是老將軍，甚麼老叫驢哪！你亂講甚麼呀？

宮女甲：（京白）噢！對了！那個老將軍與公子駕車，他們就要另投他國去啦！

宮女乙：（京白）他們另投他國，不另投他國，這管妳甚麼事啊？

宮女甲：（京白）他們要是帶領公子另投他邦而去，豈不是拋下了我們公主，使他們鴛鴦分散了嗎？

宮女乙：（京白）姐姐！依我看來，妳也許不是怕他們鴛鴦分散吧！

宮女甲：（京白）照妳這麼一說，姐姐我怕甚麼呀？

宮女乙：（京白）只怕是姐姐妳，捨不得公子走吧！

宮女甲：（京白）胡說。

（宮女甲要打宮女乙，乙躲介）

宮女乙：（京白）好了！姐姐！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呀！咱們說正經的吧！這些人大老遠的躲到這裡來私下聚議，

分明是怕公主知道了，會不放公子走。咱們要是未曾聽見，還則罷了，既然聽見了，就該快點兒回去，

報與公主知道，好讓她早點兒拿個主意才好。

宮女甲：（京白）這樣我們雖然未曾替小玉姐姐找到那頭錦雉，總也算有個交代了。走！

（同下）

第七場 侍女報信

(小玉上)

小玉：(京白)這兩個丫頭，真不會辦事，我命她二人，前去尋找錦雉，不管找到找不到，也該回來啦！這天都黑了，要是公主問了起來，我可說甚麼好哇！

(二宮女上)

宮女甲：(京白)忙將桑林事，

宮女乙：(京白)報與公主知。

(進門介)

二宮女：(同白)見過小玉姐姐。

小玉：(京白)你們倆人，可回來啦！錦雉可曾找到？

宮女甲：(京白)錦雉雖然未曾找到，倒替公主打聽得一件大事來了。

小玉：(京白)甚麼事情啊？這麼大驚小怪的？

宮女甲：(京白)這件事情可大啦？事不宜遲，即刻就要稟報公主知道才好。

小玉：(京白)喲！真有這麼要緊嗎？我這就將公主給請了出來，你們要是輕事重報，可當心公主他的脾氣。

宮女甲：(京白)小玉姐姐！不會的，您放心好了。

小玉：(轉向內，白)有請公主！

(齊姜上)

齊姜：(唸)歡樂苦日短，披衣覺露寒。(外場坐，白)小玉！何事？

二宮女：(同白)叩見公主！(下跪)婢子等有事稟報！

齊姜：(白)罷了！所報何事？

宮女甲：(京白)我二人奉了小玉姐姐之命，前去尋找錦雉，行至一片桑林之內，聽到一樁機密大事，特來告稟。

齊姜：(白)有何機密大事，快些講來。

宮女甲：(京白)婢子等在桑林中，看見幾位與公子同來的晉國臣子，由狐國舅為首，正在一同商議，要明天進

宮，誑騙公子去往郊外射獵，就此投奔他國而去，非秦即楚，不辭而別。

齊姜：(白)卻是為何？

宮女甲：（京白）是狐國舅言道，怕公子貪戀夫妻之情，忘記了復國的大事，因此定下此計。

齊姜：（白）你們聽得明白？

二宮女：（同白）婢子們聽得明白。

齊姜：（白）絕無差錯？

二宮女：（同白）婢子們不敢胡言亂語，公主若是不信，狐國舅明天就要進宮來啦！

齊姜：（白）我知道了，妳們退下。

二宮女：（同白）謝公主。（叩首，同下）

小玉：（京白）真沒想到，會有這種事情。

齊姜：（白）想我齊姜，得配公子，實指望白頭偕老，恩愛長久，未料到平地風波，眼見得浪打鴛鴦……

小玉：（京白）這件事情，依我小玉看來，只要不讓公子他知道，也就沒事了。明天那位狐國舅要是真來了的

話，交給小玉我打發他，也就是了。

齊姜：（唸）金枝玉葉女，三從四德長。深閨十八載，得配如意郎。一朝傷離別，令人痛斷腸……喂呀……（

哭泣介）

小玉：（京白）公主！好在這件事情，公子他還不知道，就照我小玉的意思辦得啦！公主您何必傷心呢？

齊姜：（白）小玉呀！

（唱西皮散板）我本當留得公子在。

小玉：（京白）對呀！咱們應該留住了公子，可不能讓他走啊。

齊姜：（唱西皮散板）豈不誤了他的大事情。

小玉：（京白）公子他，在這裡招了親，成了家，日子過得舒舒服服，也就夠了！還管甚麼大事情不事情哪

！真是有福不知道享。

齊姜：（唱西皮散板）我有心不留公子在。

小玉：（京白）公主！您說這話，是真的呀！還是假的呀？

齊姜：（唱西皮散板）怎捨得浪打鴛鴦兩離分。

小玉：（京白）哎喲！留也不好，不留也不好，可該怎麼辦呀？

齊姜：（起坐，唱西皮散板）思前想後我的心意不定。

小玉：（京白）公主！好歹您總得拿個主意才是啊。

齊姜：（唱西皮散板）等明日見狐國舅問原因。（下）

小玉：（京白）常言說的好，為人莫作女兒身，一生苦樂由他人。看這個樣子，我小玉還是拿定主意，不嫁人

的好。(下)

第八場 狐偃進宮

(狐偃上)

狐偃：(唱西皮搖板)昨日裡在桑林計議停當，誑公子去射獵另投他邦。我這裡急急忙忙進宮而往。(圓場介)

(見公子巧言語要不露行藏。)

(白)來此已是宮門，待我叩環。

(狐偃叩宮門介)

(二宮女上)

二宮女：(同白)何人叩環？

狐偃：(白)老臣狐偃，求見公子。

二宮女：(白)候著。(轉向內)有請小玉姐姐。

(小玉上)

小玉：(京白)甚麼事啊？

二宮女：(同白)狐國舅進宮求見。

小玉：(京白)他可真來啦！你們且退下。

二宮女：(同白)是！(同下)

小玉：(京白)有請公主。

(齊姜上)

齊姜：(唱西皮搖板)復國本是男兒志，怎奈難捨夫妻情。(外場坐，白)小玉！何事？

小玉：(京白)狐國舅現在宮門求見。

齊姜：(白)他果然來了，要他前來見我。

小玉：(京白)是。(轉向內)公主有命，狐國舅進宮。

狐偃：(白)啊！(遲疑介)怎麼是公主有命唉……(背供)咳！管他公主也罷，公子也罷，我只是有向前，

那有後退之禮。(拿定主意介)臣！領旨！(進門，施禮介)老臣狐偃，參見夫人。(欲下跪)

齊姜：(白)國舅免禮。

狐偃：(白)謝夫人！

齊姜：（白）一旁坐下。

狐偃：（白）臣告坐。（坐大邊）

齊姜：（白）國舅許久未曾進宮，今日進宮為了何事？

狐偃：（白）一來與公子、夫人問安，二來趁此春暖花開，前來約請公子，去郊外踏青射獵。

齊姜：（白）難得國舅有此雅興。

狐偃：（白）非是老臣有此雅興，皆因公子幼年之時，慣喜馳車驟馬，伐狐擊兔。如今久居深宮，未曾出獵，

恐其身體倦怠，特來奉請。

齊姜：（白）原來如此，但不知此番射獵，是往秦國呢？還是楚國啊？

狐偃：（白）失驚介，白）射獵而已，何至如此之遠。

齊姜：（白）乃是有人這般言講。

狐偃：（白）是何人言講？

齊姜：（白）此乃國舅你的策劃，怎麼你倒忘懷了？

狐偃：（背供）哎呀！怎麼他知道了哇！

齊姜：（白）是國舅你看公子日居深宮，怕他久戀夫妻之情，誤了復國的大事。因此你與衆卿聚議桑林，以

約請公子踏青射獵為名，準備另投他邦，不辭而行，要拆散我夫妻數載的恩情。狐國舅……你道是與不

是？

狐偃：（白）這……這……夫人……

齊姜：（白）只是可惜呀！可惜！

狐偃：（白）夫人！可惜甚麼？（起坐介）

齊姜：（白）可惜你偌大的年紀，做事是這般的疏忽大意，你等只顧在桑林之內紛紛議論，卻不料有人在林內

聽得明明白白。回宮奏知兄王，我兄王聞言冲冲大怒，已將公子囚禁天牢。國舅你乃為首主謀之人，該

當何罪？

狐偃：（跌坐介）夫人！此……話當真？

齊姜：（白）信與不信，但憑與你。

狐偃：（起坐，白）不，不……不好代！

（唱西皮小倒板）聽一言來著了慌，

（接唱散板）走漏機關惹禍殃。只道桑林無人往，那知林外有人藏。大錯鑄成難料想，（跪下介）望求夫人作主張。

齊姜：(白)國舅！你這是為何？

狐偃：(白)望求夫人，快快搭救公子要緊。

齊姜：(白)若不是你出的好主意，那有這等事情？

狐偃：(白)是！是！都是老臣的不好，還請夫人息怒。

齊姜：(白)國舅請起，有話坐下講。

狐偃：(白)是……是！(重歸坐)

齊姜：(白)只恐我救出公子，國舅就要與他遠走高飛，我夫妻仍然難以團聚。

狐偃：(白)哎呀！夫人哪！妳有所不知，想公子來到貴國，並非為了避難招親而已，乃胸懷大志，待機復國，重定江山。雖與夫人恩愛非常，乃夫妻之情，大丈夫當以國事為重，豈可久戀私情，蹉跎光陰。夫人

妳乃賢德之人，要再思啊再想。

齊姜：(白)呀！

(唱二六)聽此言不由我心中暗想，狐國舅他本是保國的忠良。歷憂患秉忠心艱苦備嘗，每日裡為江山費盡思量。我若是捨不下兒女心腸，他君臣何日裡得回故鄉。

(轉流水)罷！罷！罷！走上前把笑臉陪上，(儉社介，狐偃還揖不明白介)尊一聲國舅聽端詳，我將公子交與你，大事全憑你主張，但願得遂復國願。

(轉散板)莫忘了我這裡望穿秋水，哭斷了肝腸。(哭介)喂呀……

狐偃：(白)夫人！怎麼越說我越不明白了哇？

小玉：(京白)國舅！公主先前所講，乃是一時的氣話，這件事情，公子他還不知道哪！

狐偃：(白)公子現在何處？

小玉：(京白)現在後宮。

狐偃：(白)未曾打入天牢？

小玉：(京白)國舅！這言來語去的，敢情你還沒聽明白啊？

狐偃：(白)哎呀！姑娘，我老糊塗了哇！妳快快對我實說了吧！

小玉：(京白)這件事情，自從昨天晚上宮娥來報，公主她就思前想後，一直的拿不定主意。方才他已經說了，情願把公子交付與你，一切但憑國舅作主。往後你與公子，可萬萬不能忘記我們公主這……一番的好意呀……(拭淚介)

狐偃：(白)哦！

(唱西皮搖板)聽罷言來才知情，如此的賢德實可欽。走上前來禮恭敬，(施禮，夾白)夫人哪！

(接唱流水) 尊一聲夫人聽我云：多蒙你慷慨明大義，多蒙你割捨恩愛情。君臣得遂復國願，到那時龍車鳳輦前來奉迎。

齊姜：(唱西皮搖板) 國舅一言如九鼎，不枉我今日一片心。還望言來果有信，莫教我作了斷腸人。

狐偃：(白) 夫人請放寬心，莫說老臣言必有信，就是公子也忘不了夫人的賢德。只是君臣一旦歸國，執掌江山，自有老臣作主，備下龍車鳳輦，前來迎接夫人，那時夫人就是一國之母。今日一別，後會有期。如今話已講明，快快請出公子相見。

齊姜：(白) 且慢！請出公子不難，萬一他當真貪戀夫妻之情，不聽國舅之言，你有何良策？

狐偃：(白) 那就請他去往郊外射獵，照計而行。

齊姜：(白) 我與公子昨日郊外射獵方回，你今此計是行不通的了。

狐偃：(白) 這……這便如何是好……

(齊姜、狐偃著急尋思介)

齊姜：(白) 我倒有一計在此。

狐偃：(白) 夫人有何妙計？

齊姜：(白) 不如今晚，我在宮中備下酒筵，試探於他，倘若公子不允，我使用酒將他灌醉，今夜三更將他交付與你，任憑國舅你照計行事，你看好是好不好？

狐偃：(白) 真乃賢德的夫人，請上受我一拜。(下跪介)

齊姜：(白) 快快請起，事不宜遲，我與小玉去至後宮安排，國舅你也速速出宮準備去吧！切莫忘了。今夜三更，前來宮前等候消息。

狐偃：(白) 今晚三更，記下了！

(唱西皮搖板) 辭別夫人出宮門。(施禮，出門介)

(小玉、齊姜下)

第九場 設宴行計

重耳：(重耳上)

(唱西皮搖板) 昨日裡親射獵飽覽美景，勾起了無限的鄉思之情。(外場坐)

(小玉引齊姜上)

齊姜：(唱西皮搖板)整日裡將大事安排已定，見公子還須要相機而行。(進門)

重耳：(白)夫人來了，請坐。

(分坐介)

重耳：(白)啊！夫人！昨日郊外之行，甚快吾意，都是夫人安排得好。

齊姜：(白)能洽君懷，妾身尚未枉費心機。

重耳：(白)但不知今夜良宵，夫人有何安排？

齊姜：(白)昨日打來許多野禽美味，俱都烹調已畢，今宵安排夜宴，與君同飲。

重耳：(白)哎呀呀！夫人妳忒意的費心了。

齊姜：(白)今日之宴，不同往日，少時妾身有肺腑之言，要掏誠相告。

重耳：(白)夫人有話，何不早些講來，少時也好開懷暢飲。

齊姜：(白)既然如此，你且聽了！

(唱二黃原板)與君結褵有數載，夫妻恩愛難分開。你本龍行離了海，應却歷難到此來。朝歌暮樂難自在，復國之事常掛懷。但願良謀早安排，有志竟成莫依賴，韶光易逝青春難在，逸豫亡身空悲哀。

重耳：(白)夫人怎麼說起此話來了！(離坐至台口，背供介)想我與夫人恩愛數載，她從未說過此話，今日

莫非奉了他兄王之命，前來試探與我。我若說出真情實話，只恐她婦道人家不明利害，一旦洩漏，後果

堪憂。我啊！還是不說實話的好。(重歸坐)啊！夫人！想人生不過百年，能夠歡樂度日，也就夠了，

何必多求。我有一言，夫人聽了！

(唱二黃原板)與卿結褵有數載，夫妻恩愛難分開。重耳時蹇命運敗，離鄉背井到此來。韶光易逝青春

難在，復國之事早丟開。而今只談恩和愛，不爭江山免惹禍災。

齊姜：(白)聽你之言，當真無有復國之意了麼？

重耳：(白)當真無有復國之意的了。

齊姜：(白)果然無有復國之意了麼？

重耳：(白)適才卑人也曾言講，人生行樂而已，何必多求。況且與夫人數載恩愛，何忍別離！

齊姜：(白)也罷，既然公子不肯別離，乃妾身之幸也。小玉！

小玉：(京白)有。

齊姜：(白)吩咐宮娥們，酒筵擺下。

小玉：(京白)遵命。(至台口)宮娥們，酒筵擺下。(四宮女上，擺筵畢，分站)

(小玉斟酒介)

齊姜：(白)今晚設宴，本意與公子共話別離，不想公子情深意重，不願分離，此宴可名永慶團圓。

重耳：(白)永慶團圓，夫人說得好。請！

(同飲酒，齊姜暗將酒潑地上介)

重耳：(唱四平調)夫人只管放寬心，重耳豈是薄倖人。飲酒且說知心話，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啊啊，值千金名。

(同飲酒，齊姜暗將酒潑地上介)

齊姜：(唱四平調)感君之情銘在心，今朝才知相愛深。非是妾身無情義，怕的是落得不賢名。啊啊啊，不賢名。

重耳：(唱四平調)只要妳心似我心，是非之論由他人。今宵有酒今宵醉，誤人二字是功名。啊啊啊，是功名

齊姜：(唱四平調)君心妾心兩相印，勝過海誓與山盟。相期百年同偕老，恩愛相伴永不分。啊啊啊，永不分

重耳：(白)夫人此言，方合我意，來，來，來，同飲一杯。

齊姜：(白)妾身奉陪。

(同飲酒，齊姜暗將酒潑地上介)

齊姜：(白)今宵之宴，既名永慶團圓，妾身有意命宮娥們歌舞一番，聊以助興，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重耳：(白)如此甚好。小玉！快命她們歌舞上來！

小玉：(京白)是。宮娥們！

衆宮女：(同應)有。

小玉：(京白)快快歌舞上來。

(衆宮女歌舞介：舞者人數由演者酌定，若限於時間可免去)

重耳：(笑介)啊！哈！哈！……

齊姜：(白)公子如此開懷，妾身還要把敬一杯。

重耳：(白)夫人敬酒，如何敢當。

齊姜：(斟酒上，白)這一杯酒，願公子身體康健。

重耳：(白)好！好！(飲酒介)

齊姜：(斟酒介，白)這二杯酒，祝你我夫妻恩愛久長。

重耳：(白)恩愛久長！嗯……好！好！(飲酒介)

齊姜：(斟酒介，白)這三杯麼……

重耳：(白)哎呀！夫人！卑人不勝酒力的了。

齊姜：(白)這三杯酒麼，你我夫妻恩愛數載，妾身倘有得罪之處，看在夫妻份上，你……就擔待了吧！

重耳：(白)你我夫妻，何言得罪二字。我本當不飲，又恐夫人著惱。咳！(飲酒介)唔……(醉介)

齊姜：(白)公子！怎麼樣了？

重耳：(白)醉了！……唔……

齊姜：(白)快到後面安歇了吧！

重耳：(白)來，攙扶了。

(眾宮女扶重耳下)

齊姜：(白)小玉！公子已然酒醉，快去告知國舅，速速進宮，照計行事。

小玉：(白)遵命！

齊姜：(白)小心了。

(小玉下)

齊姜：(白)看來大事已定，我且至後面等候國舅前來便了。

(唱二黃搖板)費盡計謀為離分，有情反作了無情人。但願公子有福分，齊姜後世也留名。(下)

第十場 黃夜離齊

(顛頭上，推車赴行介)

顛頭：(唸撲燈蛾)桑林計議定，計議定。全仗俺把功成，把功成。驅車且把宮廷進，矇矓夜色要小心。(魏雙上)

魏雙：(唸撲燈蛾)桑林計議定，計議定。且助他把功成，把功成。一路同把宮廷進，迎接公子要小心。(狐偃上)

狐偃：(白)二位將軍來了。

顛、魏：(同白)來了。

狐偃：(白)好！隨我進宮。

(三人編辮子，下)

(魏雙上，兩邊望介，擊掌。顏頡推車載重耳上，狐偃隨上，同下)

(趙衰、先軫、介子推過場下)

(魏雙上，顏頡，推車載重耳上，介子推、先軫、趙衰、狐偃隨上，同圓場。除狐偃外，衆先下)

狐偃：(唱西皮快板)公子當為中興王，豈可常居溫柔鄉。雖然是公主見識廣，只怕齊王無主張。連夜脫身為上，列國搬兵走一場。(下)

第十一場 狼狽為奸

(呂省、卻芮上)

呂省：(白)量小非君子，

卻芮：(白)無毒不丈夫。

呂省：(白)下官，呂省。

卻芮：(白)卻芮。

呂省：(白)我二人自保定主公登基以來，那些舊時的老臣，無不視我二人，如同眼中之釘，肉中之刺。不將他們一個拿問治罪，難消這心頭之恨。卻大夫！你有什么良策？

卻芮：(白)正為此事而來，少時上殿，我自自道理。看香煙繚繞，主公臨朝，你我兩廂伺候。

(同下)

(四太監、二大太監、晉懷公上，歸大座。呂省、卻芮上)

呂省：(白)要除心腹患，

卻芮：(白)上卑把本參。

(同上殿)

呂、卻：(同白)臣等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平身。

呂、卻：(同白)千歲。

晉懷公：(白)二位卿家！孤登基也有這麼些日子啦！這滿朝文武，與全國的百姓，俱都不服，二位卿家，有何良策。

呂省：(白)人心不服，俱是為了重耳之故。

晉懷公：（白）說的是啊！重耳一日不滅，孤的江山便一日不穩。

卻芮：（白）今日臣等上殿，有一樁機密大事，要啓奏主公。

晉懷公：（白）既有機密大事，快快奏來。

卻芮：（白）啓奏主公，今有一家大臣，與重耳暗中勾結，私相來往，有背叛主公之意。

晉懷公：（白）何人大胆？

卻芮：（白）就是護國上卿樂枝。

晉懷公：（白）樂枝？他怎麼樣？

卻芮：（白）派他兒子樂盾，將老國舅被斬之事，前去告知重耳與狐偃，分明要他前來向主公與師問罪，因此不敢不奏。

晉懷公：（白）啊！好個樂枝，竟敢背叛與我。快快宣他上殿，待孤親自問話。

卻芮：（白）遵旨。（轉至台口）主公有旨，樂枝上殿哪！

樂枝：（內白）領旨。

（上，唱流水）在朝房忽聽一聲宣，來了樂枝將魁元。站立在殿階用目看，又只見銀安殿站定了呂省卻芮兩個無耻狗奸讒。莫不是狼狽為奸將我算，莫不是走漏了消息起禍端。生死由命就我放大了胆，（上殿介，接唱散板）參王駕來問王安。

晉懷公：（白）平身。

樂枝：（白）千千歲。宣臣上殿，有何國事議論。

晉懷公：（白）好你個護國上卿啊！你與重耳暗中勾結，私相來往，可是真的？

樂枝：（白）並無此事，主公明察！

晉懷公：（白）現有對證在此，你休想抵賴。

卻芮：（白）請問老將軍，你兒子樂盾，他往那裡去了？

樂枝：（白）我兒他……

卻芮：（白）臣啓主公，前些日子老國舅狐突，不奉詔令，主公將他問斬，樂老將軍當殿保本，主公未准。他回到家去，就打發他的兒子去給重耳狐偃通風報信去了。背主私交，分明不懷好意，還望主公定奪。

樂枝：（白）只因邊關軍情緊急，老臣差遣我兒前去打探軍情去了。

晉懷公：（白）邊關有何軍情，孤王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啊！

呂省：（白）樂枝當面欺君，主公不可聽信其言。

晉懷公：（白）著啊！你分明是抵賴不過，滿口胡言……呂、卻二卿！

呂、卻：（同白）在！

晉懷公：（白）樂枝與重耳私相往來，該當何罪？

呂、卻：（同白）身為大臣，心懷二意，就該問斬。

晉懷公：（白）樂枝！孤若不殺你，恐留後患。來！將樂枝推出斬了。

（二武士上，拿住樂枝介）

樂枝：（白）好奸賊！

（唱西皮散板）開口大罵狗奸黨，巧言花語惑君王。老夫今日遭毒手，諒爾的性命也難久長。

（二武士推樂枝下）

（士會、梁絲靡、韓簡上）

士、梁、韓：（同白）刀下留人。

士會：（白）主公不知為了何故，要殺樂老將軍，我等速速上殿保本要緊。

梁、韓：（同白）全仗大司空能挽回主公心意。

士會：（白）隨我來。

（同上殿）

士、梁、韓：（同白）臣等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卿等上殿，有何本奏？

士會：（白）樂老將軍身犯何罪，主公將他問斬。

晉懷公：（白）他與重耳私下來往，有背叛孤王之意，因此將他問斬。

士會：（白）他與重耳私下來往，可有證憑。

晉懷公：（白）乃是呂、卻二位大夫當殿所奏。

士、梁、韓：（同白）無有證憑，還望主公詳察，休要誤殺忠良之臣日。

晉懷公：（白）既然三位卿家保奏，孤王開恩，饒樂枝暫且不死。限他七天，帶他兒子上殿面君，七天不到，定

當斬首。你等下殿去吧！

士、梁、韓：（同白）謝主公。

（同至台口）

士會：（白）咳！奸賊心腸狠。

梁、韓：（白）忠良命難全。

(士會、梁絲靡、韓簡下)

(黃門官上)

黃門官：(白)忙將軍情事，奏與主公知。(上殿)啓奏主公，現有邊關差人送來緊急軍情，主公龍目御覽。

晉懷公：(白)呈上來，你且退下。

黃門官：(白)遵旨。(下)

晉懷公：(白)邊關有何軍情，待孤拆書一觀。(牌子)哎呀！不……好了！原來是重耳借來了秦國大軍，渡過黃河。斬了大將鄧惛，帶領人馬一路殺奔絳州而來。這……如何是好！我的媽咧……

呂省：(白)主公不必驚慌，自古兵來將擋。

晉懷公：(白)好吧！就兵來將擋吧！如今這滿朝文武，不用說都是心向著重耳的，只有你二人是孤王的心腹之人，派別人去我都不放心，如今就派呂愛卿以為正帥，卻愛卿以為副帥，帶領人馬速速前去迎敵。得勝回來，重重有賞。

卻芮：(白)啓奏我主，微臣只會隨王伴駕，對臨陣交鋒之事，全然不曉。

晉懷公：(白)我看哪！你就不用客氣了，這趟差事，非你二人不可。快快領旨下殿了吧！

呂省：(白)遵旨。

晉懷公：(白)退班。

(晉懷公下，衆太監分下)

呂省：(白)主公旨意下。

卻芮：(白)我看哪！腦袋要搬家。

呂省：(白)噯！上陣動殺伐。

卻芮：(白)上陣動殺伐？這可是你說的啊，到時候你去，我可不去。(下)

呂省：(白)嘿！(隨下)

第十二場 誤投網羅

(樂盾上，趙馬介)

樂盾：(白)俺！樂盾。奉了爹爹之命，去往齊國，打聽公子的下落，不想俺到了齊國都城，公子已另投他邦而去，萬般無奈，只好原路而回。行至此處，聞聽衆百姓紛紛言講，公子已借來秦國大軍，渡過黃河，斬了令狐守將鄧惛，人馬一路東行，我不便迎上前去便了。(圓場介)看前面塵土飛揚，來了許多人馬

，不知何人為將，待我閃躲一旁看個明白便了。

（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呂省、卻芮上）

呂省：（白）此番降旨前去與重耳交戰，你有何破敵之策？

卻芮：（白）這種事情啊！我可一點主意也沒有，再者說，你是正帥，我不過是副帥，你身先士卒勇往直前。那是義不容辭。我替你管管銀錢，發發糧草，倒還可以，談到別的，我是完全不成。

呂省：（白）一路探馬報到，重耳破了令狐，桑泉一帶，望風而降，依某之見，不如屯兵盧柳，觀其動靜。

卻芮：（白）這倒是好主意，就這麼辦！

呂省：（白）看天色尚早，吩咐人馬慢慢而行，前往盧柳去者。

（衆繞場介）

樂盾：（白）看將領之人，分明是呂省與卻芮兩個奸臣，待我上前問個明白，若是前去與公子交戰，我何不將計就談隨同前往，我就是這個主意。唉！

（人馬停止介）

呂省：（白）人馬為何不行？

衆龍套：有人擋路。

呂省：（白）何人擋路？抓來見我。

（一下手推樂盾上前）

呂省：（白）你是何人？竟敢攔阻大軍，該當何罪？

樂盾：（白）小侄樂盾，見過二位叔父。

呂省：（白）你是樂盾，正要拿你，與我綁了。

（二下手與樂盾上綁介）

樂盾：（白）為何將小侄拿下？

卻芮：（白）你爸爸派你去私通重耳，父子為奸，主公已經降下罪來，正在到處捉拿與你。沒想到，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小子！你總算明白了吧！

樂盾：（白）俺乃到處打探軍情，並無私通重耳之事。

卻芮：（白）好小子！跟你爸爸是一個樣子，都是嘴皮子硬。

呂省：（白）那有工夫與他多口，押了下去。

（二下手推樂盾下）

卻芮：（白）元帥！咱們雖然未必戰得過重耳，可是對於樂盾這個娃娃，乃是手到擒來。這一來是元帥的虎威

，二來嘛有句老話……

呂省：(白)怎麼講？

卻芮：(白)老太太吃柿子，儘揀軟的拿。

呂省：(白)取笑了！催軍！

卻芮：(白)催軍！

(同下)

第十三場 重耳回軍

重耳：(四龍套、四上手、介子推、先軫、顛頡、魏犢、趙衰、狐偃、重耳上)

(唱二六)歷曹國謁宋君憚盡勞心，在九邦享九獻允助功成。秦穆公相迎我情殷禮盡，九龍山行餞別遣將發兵。渡黃河斬鄧愾旗開得勝，喜的是眾百姓夾道相迎。軍威浩士氣振民心歸順，過桑泉奔曲沃指日收京。

(白)人馬一路行來，不知此處是何地界？

趙衰：(白)前面不遠，乃是盧柳城。

重耳：(白)可有人馬防守？

趙衰：(白)且聽探馬一報。

(探子上)

探子：(白)報！前面盧柳城，有絳州發來人馬，呂省、卻芮二人為將，阻住我軍去路。

重耳：(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重耳：(白)那位將軍願當先破敵，攻打盧柳城，生擒呂省、卻芮來見。

魏犢：(白)俺魏犢不才，願當此任。

重耳：(白)老將軍此去，須要小心。

魏犢：(白)老臣雖無萬夫不當之勇，也不把呂省、卻芮兩個奸賊放在心上。

重耳：(白)還有那位將軍，隨同老將軍前往，立此功勞？

先軫：(白)末將願往。

重耳：(白)二位將軍領軍先行，孤統領大軍隨後接應。

魏、先：（同白）得令！（同下）
重耳：（白）衆將官！（衆應介）起兵前往。
（繞場同下）

第十四場 廬柳鑿兵

郤芮：（白）元帥！我這無緣無故的心驚肉跳，想必有甚麼大禍臨頭吧！

呂省：（白）心驚肉跳，乃偶然之故耳。

郤芮：（白）但願能平安無事才好。

（探子上）

探子：（白）報！來將討戰。

呂省：（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呂省：（白）既有來將討戰，少不得會他一陣。

郤芮：（白）你去迎敵，待我與你看守大營。願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咱們回頭見！（下）

呂省：（白）帶馬迎敵者。

（呂省上馬，與龍套、下手、二副將同下）

（四下手、魏雙、先軫上）

（四下手、呂省上，出城，會陣）

（四下手、四下手、二副將、先軫下）

（魏雙、呂省起打，呂敗下，魏追下）

（二副將、先軫上，起打，二副將敗下，先軫追下）

（呂省等原人上，進城，下）

（郤芮上，呂省等原人上）

郤芮：（白）元帥今日出戰，勝負如何？

呂省：（白）敵不過魏犇老兒，大敗而回。

郤芮：（白）這勝敗乃兵家之常事，在下倒有一計在此。

呂省：（白）有何妙計？

卻芮：（白）我要是不說，你也許給忘了，咱們在路途之上，不是把樂盾那小子給捉住了嗎？有道是老子英雄兒好漢，想必他也會兩下子，不如把他給放了出來，拿話哄哄他，教他去替咱們抵擋一陣，你看好是不好？

呂省：（白）只怕樂盾不肯應允！

卻芮：（白）全交給我了！

呂省：（白）快將樂盾帶上帳來。（二下手應聲下）少時樂盾到來，全仗賢弟說動於他。

卻芮：（白）沒問題，瞧我的吧！

（二下手綁樂盾上）

卻芮：（白）元帥叫你們去把樂小將軍給請了出來，誰教你們給綁了起來！真不會辦事！（替樂盾鬆綁介）小將軍！受驚了！

樂盾：（白）請問二位叔父，這算何意呢？

卻芮：（白）老賢侄！敢情你還不知道，只因主公已經查明，你父子二人並無私通重耳之事，前些日子是誤聽人言，如今真相大白，哪能冤枉好人呢！

樂盾：（白）不知是那個王八旦、龜孫子，在主公面前胡言亂語，陷害我家父子。

呂省：（怒介）唔……

卻芮：（白）噯！那個說壞話的嘛，他一定不是好人。

樂盾：（白）我父如今怎麼樣了？

卻芮：（白）仍然在朝為官，隨王伴駕。

樂盾：（白）將俺放出，意欲何為？

卻芮：（白）我說老賢侄，你父子不但冤情大白，現在立功的機會也來啦！只因重耳借來秦國人馬，渡過黃河，斬了鄧惛，大軍一路而來。因此將賢侄請來，憑你這少年英雄，一身的本領，若能將重耳戰敗，乃是大功一件哪！

樂盾：（明白介，白）聽你之言，莫非要俺出馬？

卻芮：（白）立功報國，機會難得啊！

樂盾：（白）要俺出馬，倒也不難，但有一件。

卻芮：（白）是那一件？

樂盾：（白）俺要單槍匹馬，前去迎敵，得勝回來，不可有人分了俺的功勞。

卻 芮：(白)我當甚麼事情哩！原來你要單槍匹馬前去迎敵，那有何難呢？就照你說的辦。看今日天色已晚，來日交鋒。賢侄！你早早的歇息去吧！

樂 盾：(白)告辭了。(下)

呂 省：(白)賢弟！這樣的安排，我有些放心不下。

卻 芮：(白)這裡頭的學問可大啦，樂盾此去，倘若陣前喪命，咱們算是借刀殺人。他要是得勝而回，這場功勞，還不等於你我兩人的嗎？

呂 省：(白)他若投奔重耳，如何是好？

卻 芮：(白)他若投奔重耳啊！對咱們也是有好沒壞，咱們要是得勝回朝，樂枝這個老傢伙，性命不就在咱們的掌握之中了嗎？萬一失機兵敗，今日咱們放了樂盾這一馬，也算是留下一條後路，你瞧怎麼樣？

呂 省：(白)賢弟深謀遠慮，真乃高才！

卻 芮：(白)元帥，過獎了！

呂 省：(白)後帳擺筵，與賢弟同飲。

(同下)

第十五場 設計破敵

(四上手。魏犇上)

魏 犇：(唱西皮搖板)老將生來胆氣豪。(流水)斬關奪寨立功勞。在楚國降豬獸誰人不曉，奮神威嚇得他滿營將士一個一個魂魄飄。昨日裡帳中把令討，要活捉呂省卻芮兩個奸賊祭寶刀。來至在疆場用目瞧，那旁來了小兒曹。

(樂盾上)

樂 盾：(白)來將通名。

魏 犇：(白)咱老子魏犇！娃娃報上名來！

(先軫暗上，上高台)

樂 盾：(白)俺姓樂名盾。

魏 犇：(白)樂枝是你何人？

樂 盾：(白)乃是家父。

魏 犇：(白)念在你故人之子，饒你一命不死。快快回去叫呂省、卻芮兩個奸賊，與我滾了出來。

樂盾：(白)伯父暫且息怒，小侄此來，原有下情稟告，怎奈此地非講話之所，待小侄與伯父假戰幾合，去至僻靜之處，方好言講。

魏犇：(白)如此放馬過來。

(二人起打介，樂盾敗下，魏犇追下)

(先軫下高台)

先軫：(白)且住！看小將言語恍惚，莫非有詐，老將軍休要中了他的奸計，待我趕上前去，看個明白便了。

(四上手、先軫下)

(樂盾上，魏犇上)

樂盾：(白)伯父！適才話已講明，只有委屈伯父照計行事，恕小侄鹵莽了。

魏犇：(白)年輕人做事，那這麼多囉哩囉嗦。(將兵器放下，雙手反背)來吧！你只管綁起來就是。

(樂盾與魏犇上綁介，網綁畢，拾起二人兵器)

魏犇：(白)怎麼著？都收拾好了吧！

樂盾：(白)都收拾好了。

魏犇：(白)那就走吧！小子！

樂盾：(白)伯父請！

魏犇：(白)在這骨節眼，你還跟我講客氣啊！走！

(魏犇、樂盾下)

(四上手、先軫上)

先軫：(白)看他二人如此光景，分明另有計謀。只恐身入虎口，後果難以預料。待俺回轉大營，調來兵將，

速速接應便了。

(四上手，先軫下)

第十六場 虎將逞威

(四下手、二副將、卻芮、呂省上)

呂省：(唱西皮搖板)樂盾陣前去交戰。

卻芮：(唱西皮搖板)為何不見轉回還。

呂省：(唱西皮搖板)令人提心又吊胆。

卻 芮：(唱西皮搖板)只怕他的性命難保全。

(探子上)

探 子：(白)報！今有樂小將軍，活捉他營大將一員，回城來了。

呂 省：(白)叫他快快來見。

探 子：(白)得令。(下)

卻 芮：(白)真沒想到，這小子居然替咱們立了大功啦！

呂 省：(白)俱是賢弟的妙算。

卻 芮：(白)好說！好說！

(樂盾押魏犇上)

魏 犇：(唱西皮散板)生平磊落志昂藏，偶施小計也無妨。少時同把寶帳闖。

(夾白)小夥子！(接唱)殺他一個攪海與翻江。

樂 盾：(白)伯父！少時進得帳去，看小侄的眼色行事，你我動起手來。

魏 犇：(白)那還用說嘛。

(同進帳介)

樂 盾：(白)二位叔父在上，小侄奉命出戰，擒來他營大將一員。

卻 芮：(白)老賢侄！陣前立功，可喜可賀，但不知所擒何人？

樂 盾：(白)魏犇！那個糟老頭子。

呂 省：(白)啊！(失驚介)是魏犇？衆將官！(四下手、二副將同聲應介)快快與我推出斬了。

(二副將上前介)

樂 盾：(白)你等休要驚慌，待俺上前。

(樂盾拔劍替魏犇割斷細綁介)

(魏犇空手將二副將起打)

樂 盾：(白)那裡走！(追下，四下手忙攔阻。呂省、卻芮急忙逃下)

(二副將不敵，敗下，魏犇追下)

(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卻芮、呂省上)

呂 省：(白)衆將官！與我殺！

(樂盾上，與呂省起打。其餘人下)

(呂省敗下，樂盾追下)

(魏犇雙手各持一人形作為兵器上，與二副將，四下手打起，均一一敗下，魏犇追下)

(呂省、卻芮上，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兩邊上)

呂省：(白)賢弟！你的妙算，不靈吶！

卻芮：(白)跟他們外行打仗嘛！就是這個樣子，完全不按照我的作戰計劃，一個勁的胡來，可叫我有甚麼法子。

呂省：(白)他二人來得利害，如何是好？

卻芮：(白)事到如今，只好逃命要緊。

呂省：(白)乘將官！(衆應介)人馬撤出盧柳城。(衆應，同下)

(魏犇、樂盾各持原兵器上)

樂盾：(白)伯父！小侄服了你了。

魏犇：(白)服老夫何來？

樂盾：(白)虎老雄心在，越老越精神。

魏犇：(笑介)呵！哈！哈！哈！……(白)追！

(同下)

(四龍套、四上手、先軫、顛頤上)

先軫：(白)前面不遠就是盧柳城，你我速速前去接應要緊。

顛頤：(白)就此前往。

(同下)

(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呂省、卻芮上，出城)

(先軫、顛頤等原人上，會陣)

先軫：(白)來者可是呂省、卻芮，還不快快下馬受死。

呂省：(白)你是何人？

先軫：(白)俺乃先軫是也。

呂省：(白)素無冤仇，先將軍！何不放某一條生路。

先軫：(白)休得妄想，放馬過來。

(起打介)

(魏犇、樂盾上，與先軫、顛頤，合力殺死二副將、四下手，擒住呂省、卻芮。同下)

第十七場 受俘納款

重耳：（白）四龍套、介子推、趙衰、狐偃、重耳上。

（四上手押呂省、卻芮上，樂盾、先軫、顛顛、魏犇上）

魏犇：（白）全憑智與勇。

樂、先、顛：（同白）破敵建奇功。

（同上帳打躬介）

魏犇：（白）仰仗公子的虎威，拿住了呂省、卻芮，請公子發落。

重耳：（白）俱是卿等的功勞，快快押了上來。

魏犇：（白）快快將呂省、卻芮兩個狗頭押了上來。

（四上手推呂省、卻芮進，朝上跪）

重耳：（白）你二人兵敗被擒，有何話講？

呂、卻：（同白）情願歸降，望求公子饒命。

重耳：（白）無用的東西，押往後營，聽候發落。

呂、卻：（同白）謝公子開恩。

（四上手押呂省、卻芮下）

重耳：（白）那一員小將，他是何人？

樂盾：（白）上前打躬介，白）末將樂盾，參見公子。

魏犇：（白）這一仗全都是小將的功勞，他還有話要說。

重耳：（白）哦！小將軍有何話講？

樂盾：（白）末將帶來家父書信一封，公子看過，自然明白。

重耳：（白）好！呈上來！

（樂盾取書信，呈與重耳介）

重耳：（白）重耳接書信觀看，面色先喜後憂，將書信遞與狐偃介）

重耳：（白）國舅請來觀看！

（狐偃接書信看介，顛抖介）

狐 偃：（白）哎呀！不好了！（昏倒介）

趙、魏、顛、介：（同白）國舅醒來。

狐 偃：（醒轉介，叫頭）昏王！奸賊！（白）此仇不報怎為人也，望求公子將呂省、卻芮兩個奸賊，速速斬首，方消為臣心頭之恨。

重 耳：（白）國舅且免悲傷，老國舅為國捐軀，取義成仁，令人欽敬，我軍此去，有樂老將軍相助，得取絳州，易如反掌，那時再與國舅報仇，也還不遲，保重身體要緊。

狐 偃：（白）只好如此，多謝公子！

重 耳：（白）樂小將軍！

樂 盾：（白）末將在！

重 耳：（白）命你先往絳州，告知令尊樂老將軍，約同朝中文武公卿，三日之後，在曲沃相見。

樂 盾：（白）遵命。（下）

重 耳：（白）兵發曲沃去者。

（同下）

第十八場 失民者亡

（四太監、二大太監、晉懷公上）

晉懷公：（唸）烏鴉不住叫，只怕要糟糕。（歸大座）

（白）我命呂省、卻芮二人，帶領人馬去跟重耳交戰，也不知道勝敗怎麼樣啦！今日早朝，定有消息到來。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晉懷公：（白）吩咐展放龍門哪。

大太監：（白）遵旨！（轉向外）下面聽著，主公有旨，展放龍門哪。（轉向台裡）傳旨已畢。

晉懷公：（白）下站。

大太監：（白）是。

晉懷公：（白）這個嗑有些不對呀！往日早朝，所有文武百官，都有得前來參拜，今天怎麼一個也沒見來呀。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晉懷公：(白)你去問問去，左班之中，那家大臣有本啓奏。

大太監：(白)遵旨。(向下場門)主公有旨，左班之中，那家大臣有本啓奏？(少頃，轉向台裡)啓奏主公，並無一人。

晉懷公：(白)左班無有，你再到右班問問去呀！嘿！真不會辦事。

大太監：(白)遵旨。(向上場門)主公有旨，右班之中，那家大臣，有本啓奏？(少頃，轉向台裡)啓奏主公，也無有一人。

晉懷公：(白)怎麼他們都沒來呀！都請假啦？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這裡，多沒有意思啊！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晉懷公：(白)今天是甚麼日子啊？怎麼文武百官都不來上朝，這不像話呀！

大太監：(白)奴婢不知。

晉懷公：(白)你不知道，誰才知道？

大太監：(白)傳黃門官前來一問？

晉懷公：(白)對！黃門官一定知道，快快傳他來見。

大太監：(白)遵旨。(轉向外)主公有旨，黃門官上殿哪！

(黃門官上)

黃門官：(白)忽聽主公宣，上殿把駕參。(上殿介)臣黃門官見駕，主介千歲！(下跪)

晉懷公：(白)平身。

黃門官：(白)千歲。(起介)

晉懷公：(白)今天是甚麼日子啊？怎麼滿朝文武都不來上朝，你知道嗎？

黃門官：(白)臣不敢言講。

晉懷公：(白)你不敢言講？孤恕你無罪，從實講來。

黃門官：(白)臣啓主公，只因呂、卻二位大夫兵敗被擒，歸順了公子重耳，大軍如今直奔絳都而來，滿朝文武

聞聽此言，由樂老將軍率領，俱往曲沃迎接重耳去了。

晉懷公：(白)怎麼著！俱往曲沃迎接重耳去了嗎？

黃門官：(白)正是。

晉懷公：(白)好！你是消息靈通人士，做的是獨家新聞報導，非常有價值。好了，幹你的去吧。

黃門官：(白)遵旨。(下)

晉懷公：(下坐至台口，白)想當初我不該私自背信，從秦國逃了回來，把秦國給得罪了。自從登基以來，又不

該單單只聽從呂省跟卻芮兩個人的話，落得失去了人心。看起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如今我纔算明白啦！明白啦是明白啦！可是也晚啦。趁著重耳還未曾到來，我呀！趕緊逃命要緊。（將冠帶袍服一脫下，放置桌上介）常言說得好：天下者人人之天下也，唯有德之人居之。本來嘛！像我這付德性，坐在那上頭，誰看著都不像話。閑話少說，當初我是逃回國來的，如今我再逃國去便了。

（唱山西梆子）俺一心只想坐江山，有福無德也枉然。坐了不到半年整，只落得脫袍讓位去討飯。（抱頭鼠竄下）

（衆太監分下）

第十九場 復國踐位

（韓簡、梁絲靡、士會、樂枝上）

樂枝：（白）邊關傳喜訊。

士會：（白）曲沃聚群英。

梁絲靡：（白）共迎仁德主。

韓簡：（白）同將霸業興。

樂枝：（白）列位大夫請了！

士、梁、韓：（同白）老將軍請了。

樂枝：（白）公子還朝，萬民歡慶，此乃國家之幸。少時車駕就要到來，我等在此迎接便了！

士、梁、韓：（同白）全憑老將軍作主。

（同歸大邊）

重耳：（內唱西皮倒板）歸故國視河山風物依然。

（四龍套、四上手、介子推、先軫、顛頡、魏雙、趙衰、狐偃上，小邊站雙層一字）

重耳：（上唱流水）僕僕風塵十九年。雖然得道邀天助，成功全仗輔弼賢。而今已遂復國願，中興締造更維艱

，厚植國力把基奠，三年有成霸中原。夫人恩情實可感，即遣使臣接駕還。暗中發下心和愿……

樂、士、梁、韓：（施禮，同白）臣等迎接公子還朝。

重耳：（接唱搖板）又見衆卿迎馬前。

（白）衆位卿家，平身免禮。

樂、士、梁、韓：（同白）我等接駕來遲，望祈恕罪。

重耳：（白）卿等迎駕有功，何罪之有。

樂士、梁、韓：（同白）謝公子。

重耳：（白）但不知朝中之事，怎麼樣了？

樂枝：（白）嗣君無道，老成凋謝，民心積怨已久。還望公子入正大統，整理朝綱，重安社稷，乃萬民之幸也。

重耳：（白）重耳有何德能，敢當此任。

樂枝：（白）天與人歸，萬勿推卸。

重耳：（白）從今以後，尚望卿等協力同心，奮發圖強，共謀晉室之復興。
新舊大臣等：（同白）臣等無不遵命！

（樂盾上）

樂盾：（白）忙將朝中事，報與主公知。（向上打躬介）啓稟公子，那嗣君自知行為無狀，獲罪於天，不容於國人，聞聽公子大軍到來，他為了倖存一命，獨自一人逃出午門，不知何方去了。

樂枝：（白）既然朝中無主，就請公子起駕返都。

衆大臣：（同白）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就此請駕前往。

重耳：（白）就依衆卿，兵發絳都去者。

全體同歌：（出隊子）連營分隊，前轟高張朱雀旗，鎗刀簇擁列戎衣。萬姓喜親征人回，弔民伐罪，捨我其誰。
（繞場同下）

附：劇中人物穿戴

晉懷公——丑——（勾豆腐塊臉，草王盔，絳色王蟒，玉帶，朝方靴）

樂枝——正淨——（勾紫三塊瓦或老臉，侯帽，倉滿，香色蟒，玉帶，厚底靴）

士會——老生——（文陽帽，黑三，白蟒初玉帶，厚底靴）

梁絲靡——副淨——（勾紅花三塊瓦臉，帥盔，黑滿，黑蟒，玉帶，厚底靴）

韓簡——老生——（方翅紗帽、黑三紅蟒、玉帶、厚底靴）

呂省——副淨——（勾油白三塊瓦臉，荷葉盔，黑三，綠蟒，玉帶，厚底靴，第十二場以後穿綠軟靠）

卻芮——丑——（勾豆腐塊臉，圓翅紗帽，丑三髯，藍官衣，玉帶，朝方靴，第十二場以後馬掛箭衣）

樂盾——武生——（武士巾，硬褶子，厚底靴，第十二場穿箭衣，大帶，薄底靴，第十三場以後穿湖色靠）

狐突——老生——（揉老臉，白髮鬪，白滿，素褶子，夫子履）

重耳——小生——（桃葉巾，褶子，厚底鞋，第十三場以後戴九龍冠，紅蟒）

齊姜——青衣——（鳳冠、穿帔、或梳古裝頭、宮衣加雲肩，第五場加斗蓬）

小玉——刀馬旦——（梳大頭，水鑽頭面，時式褶子，第五場六場穿改良女靠，戴七星額子，雉尾）

狐偃——老生——（文士巾，黑三，褶子，絲縑，厚底靴）

魏犇——副淨——（勾紅黑三塊瓦臉，倉滿，金踏鐙，紫紅軟靠，厚底靴，第十場穿箭衣，第十三場以後穿紫

靠）

顛頭——武生——（勾棗核臉，二挑髯，虎頭盔，黑硬花褶子，薄底靴，第十場穿快衣，第十三場以後穿綠靠

，厚底靴）

趙衰——老生——（八卦巾，黑三，八卦衣，厚底靴）

介子推——老生——（純陽巾，倉滿，褶子，厚底靴）

先軫——武生——（紮巾，白硬花褶子，厚底靴，第十三場以後穿白靠）

其餘太監、宮女、上下手等省略。